

吉林漫长的冬季是一个冰雕玉砌的世界。若问，这个冰雪世界有哪些代表性的自然景观？人们的回答一定因人而异，多种多样。如果有人问我，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他：沿江的雪柳，雪原上的落日与日出，高山顶上的森林冰挂。这三种景色是上天对吉林山水的钟情赐予，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杰作，是吉林之冬悬于高天大地之间的三幅最美丽最独特的自然风景画。

当然，这感受是与我的经历分不开的。

一

多年前那个冬天，我第一次出门远行，从长白山下来到松花江古城吉林市。走在松江中路上，古老教堂的尖顶，浩荡的江波，一丛丛银白的雪柳（现在叫雾凇），漫漫升腾的江雾，江面上漂游的水鸟，是我永远也忘不掉的回忆。我写信给中学好友徐君，他也来到吉林市，我领他看了沿江雪柳，令他一路啧啧称奇。第二天起大早，送他上火车站，我们穿行在江边柳毛子丛中，满眼都是绒嘟嘟的树挂，更令他赞叹不已。

一踏上松江大桥，阵阵江雾就迎面扑来，有如置身仙境。豁然间，东方烟雾迷离映出一派红光，我们不由得停下了脚步，向龙潭山方向引颈眺望。只见一轮朝阳，红红的，大大的，圆圆的，浮在水面上，一江红光瑟瑟颤动，两岸无边雪柳也染上了朝晖，幻作金亮的粉红，那真是一轴空灵冷艳绝妙的山水长卷啊！不久，接徐君来信，抄录他一首小诗《咏江城雪柳》，后两句是：“昔将梨花譬为雪，我见粉蝶栖满树。”

许多年过去了，吉林雾凇也早已成为我国四大自然景观之一，但早年那个冬日清晨，团团雾凇映着朝阳让我心灵震撼的日子，还有朋友澎湃的诗情和新巧的比喻，让我记忆到如今。

二

不仅如此。北方雪国平原上的落日，也总是让我倾心神往。

那年春节过后，我在哈尔滨看冰灯，乘火车返回吉林的途中，那白茫茫冰雪覆盖的平原，平原上的落日，北方冬天迷人的黄昏，一下子就



时话时说

正月里，熟人见面总会拜个晚年，且曰：只要没过二月二，拜年就不算晚。二月二，也叫龙抬头日，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，有些地方也称二月二为踏青节、农事节、春龙节……“龙”在这里指的是二十八宿中的东方苍龙七宿星象。每到早春初始，“龙角星”从东方地平线升起，故称“龙抬头”。人们对龙的崇拜，寄托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希望龙神赐福平安，驱凶纳吉。

儿时我就发现，过二月二要比端午和中秋节还隆重，表现在相关的仪式繁多，一家人几乎都要有要做的。早上太阳还未出，家家就到井台打水，路上桶里溢出的水一直到家中水缸旁，寓意水缸和龙泉相通了，一年都不会缺水。也有人把草木灰或谷糠从井边一路撒到水缸边，以求风调雨顺。

“二月二，敲房梁，蜘蛛蜈蚣无处藏。”此间正值惊蛰前后，万物复苏，百虫还阳。为此，人们期盼龙能驱除害虫，护佑生活安宁。记得那年二月二的早上，奶奶将一节秫秸

责任编辑：王小微

冰雪吉林

□桑永海

刻在我脑子里，终生难忘。

那是农历正月十四，天色向晚。看书累了，我把目光投向车窗，外面的景色立刻吸引了我。白雪接着蓝天，蓝天挂着太阳，四点刚过，太阳已经下垂，但仍闪着刺眼的光，看去是一个黄色的火团。我想起普希金的诗：严寒和太阳，多么美好的日子……

又一个小小的村落！家家都升起了炊烟。远方雪野中，隐约出现黑色烟雾似的林子，时隐时现，就像小时在童话里看过的……

傍晚16时50分，太阳就要沉下去了，地平线上漾起一层厚厚的烟霭。此时的太阳，又红又圆，发出的光是微弱的，我可以凝视。这可爱的圆球冉冉下落，她四周的云霞是灰紫色的……

16时50分，太阳只剩下一痕半圆的红色。又过了几分钟，她变成了一个小小的亮点。转眼间（的确是转眼之间），这小小的亮点也消失了。天空是一片蔚蓝色的明亮，好像刚刚用大地上的白雪擦过了一样，新鲜、透明、宁静、高远。

雪原上的落日有多美！夜间行车，路过村镇，又见到关东农户特有的风俗：家家庭院里高高木杆上挑起一个个红红的灯笼，分外耀眼，好像被拴住了的雪原落日。火车停在一个小站上，几排亮堂堂的大窗前，一串串闪光灯，一束束焰火升向夜空，伴着孩子们的欢叫声，还有扭秧歌的唢呐声和唢



又到『二月二』

□王爽

扒一条皮，三两下就编成一只简易的小鸟，再把小鸟的爪子固定在炕席缝里，意味着虫子见到小鸟就会吓跑。看着有趣，我便模仿着编了七八只，并别在炕的各处，让栩栩如生的鸟儿成为我家的守护神。这时，姐姐在窗外拿着烧火棍子一下下敲打着房梁头，嘴里念念有词，我凑过去听，原来就是前边写下的那句童谣。

“二月二，啃猪爪，多吃一个妈吃俩，剩下一个给老傻。”“二月二，

白山松水

的鼓声，这是交响着的落日的余晖……

北国雪原上的落日和黄昏，犹如我故乡人的情怀，粗犷而厚重，热烈而朴实，这一切是如此和谐！

三

我心中珍藏的第三幅画面，是高山气势非凡的森林冰挂。在吉林市，看雾凇容易，看冰挂很难，必须要有多种自然条件的巧合才能形成树上的冰挂。无边的森林冰挂，更是难得一见的风景。此生有幸，我是在一次十分偶然的机会，与之蓦然相遇的。

有一年春节前夕，我们乘弟弟的小汽车到延边去。近午，来到老岭境内，这是沿途最高的山，山路崎岖。弟弟突然下令似的大喊一句：“就是为了看风景，来吧！”于是，我们的车吼叫着爬上又一个陡坡的时候，突然，一幅奇丽的冰雪山林图出现在眼前，把我们全都惊呆了——

湛蓝湛蓝的天幕上，衬出一个披雪的高峰。在高峰与蓝天之间，沿着山脊，坚硬的冰衣包裹着连绵的树挂，蜿蜒起伏，给雪峰镶上了一道明亮的银边，皎白剔透，直插云霄。如同遥远的天边涌来万顷波涛，骤然定格在高山之巅。无数林木穿着冰雪的外衣在曲折的峰顶和山腰凝固了，巍巍然，烁烁然。并且浪涛的余波顺山势而下，一直颤动到山路边——那就是缠绕在雪峰腰际的层层叠叠冰挂的森林，森林的冰挂……

仰望高峰冰雪山林奇景，我们惊喜不已。一些含义相反的概念却在这里统一到了一幅画面上——明丽而沉郁，奇拔而纤巧，冷隽而热烈。面对震动心灵的美，除了虔诚静默，顶礼膜拜，还能有什么表示呢？说银装素裹，说冰清玉洁，都嫌不妥。在我的感觉里，它们像水晶一样，都是透明的；透明的山峰，透明的森林，透明的蓝天。在故乡纤尘不染的透明的冰雪世界里，连我的心也照得透明了。

心里珍藏着这三幅画面，我相信我就拥有了故乡，也读懂了故乡的冬天和她的冰雪文化。确实，冰雪吉林，美丽多姿！



啃猪脑瓜盖儿，考试不能打零蛋儿。”这些童谣我仍记忆犹新。每到这天，父亲都会在院子里燃起一堆木料子火，烘烤着猪头猪爪。那猪头要翻过来烤过去仔细地烤，才能把褶皱处烤干净。烤到焦嫩暗黄时，院子里便飘满了肉香……

“二月二，剃龙头，一年都有精神头。”民间流传正月不剃头的说法。从过年开始，人们需等待30多天，只为二月二剃龙头。剃了龙头不仅会令人神清气爽，也预示着辞旧迎新好运。在我的家乡，二月二还盛行吃面条，叫“龙须面”；如果吃烙饼，叫龙鳞；若包饺子，则叫龙牙……总之都与龙有关。这一天在民间当然也有忌讳，那就是不能做针线活儿，怕伤到龙的眼睛。

“二月二，龙抬头，大家小户使耕牛。”相对于盼年，二月二留给人们的则是不舍。年过了，节过了，吃完了二月二的猪头肉，此时阳气回升，大地解冻，南方春耕将始，骡马老牛也该上套干活了。

一年之计在春首，2024年是龙年，二月二似乎又多了一层吉祥之意。人们虔诚地敬龙祈雨，愿老天保佑五谷丰登，实现“大仓满，小仓流”的夙愿，更希望家业平安和顺，孩子成风成龙。此时的田野，地气氤氲，人欢马跃，人们播种着生活，播种着岁月，播种着新一年的梦想和希望。

母校东北师大校园，有一“静湖”，湖柳成行，柳枝纷披，因名“柳园”。岁月更迭，湖柳送走了一批又一批莘莘学子，“柳园”也成了东北师大的象征。

“杨柳青青著地垂，杨花漫漫搅天飞。柳条折尽花飞尽，借问行人归不归？”这首唐人无名氏的《送别诗》，借柳抒怀，道尽了游子离别家园之痛。笔者1984年毕业于东北师大，折柳静湖，至今一别整四十年。母校的湖柳，恩师的音容，同学的情谊，时时让我挂牵。

成长在母校的光环下

“大学”之谓，《汉书·礼乐志》如是说：“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为大务，立大学以教于国，设庠序以化于邑。”可见，大学乃教化国人“大务”之“庠序”。就现代意义来讲，大学，即为国家实施高等教育的机构。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把大学定位得更切入本质：“所谓大学者，非谓有大楼之谓也，有大师之谓也。”而“师范”大学，则为培养各类师资力量的高等院校，其性质乃是最接近教育本质的大学。自梁



母校，依依的深情

□朱晓东

新写实

启超1896年提出“师范学校立，而群学之基悉定”之论见起，师范教育即被视为华夏安定国之基。

“烽烟滚滚，雪海茫茫，东北群英融汇一堂；越过平原，跨过松江，智慧的大军在战斗中成长。燃烧着青春的火焰，沐浴着党的阳光；扬起科学的风帆，泛游知识的海洋。前进，前进，向着胜利，向着未来！前进，前进，向着科学文化的高峰……”这首由公木作词、吕远作曲的《东北师范大学校歌》，形象地唱出了东北师范大学诞生、成长的历程。

东北师范大学的前身东北大学，诞生于1946年，它源于延安，源于本溪，战火中辗转于丹东、通化、梅河口、吉林、长春、哈尔滨、佳木斯，终于1949年定址长春。1950年易名东北师范大学，1958年更名为吉林师范大学，1980年复名东北师范大学。它是党在东北创建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，也是东北地区唯一一所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。78年来，一代又一代东师人，不断弘扬“强师报国，求实创造”的东师精神，躬行“勤奋创新，为人师表”的校训，在新中国为党育才、为国育人，做出了突出贡献。

1980年，我国恢复高考制度的第四年，我幸运地考取了东北师大中文系。那时的东师校园，规整而素雅，静穆而旷达。红楼栉比，小路深幽，静湖荡波，柳绿花红，果然是读书人的好去处。置身其中，在体验各种新鲜感的同时，那无处不在的浓厚的求知氛围，澎湃的青春气息，激荡的各种思潮……形成了巨大的人文气场，让人产生跃跃欲试的冲动。而在接受入学教育时，听到在东师创建发展史上闪烁过星光的人物：公木、张学思、舒群、丁浩川、成仿吾、穆木天、萧军、吴伯箫、吕骥、张庚……得知一批学识渊博的大师级学者、教授：杨公骥、孙常叙、蒋锡金、林志纯、傅桐生……他们仍活跃在东师教研第一线，让人涌起无限敬仰之情。

时至今日，母校的一楼一舍，一草一木，依然让我萦怀，而中文系则更是让我留恋。那独处校园西南一隅的二层半小灰楼，虽其貌不扬，“非谓有大楼之谓”，但是，就是在这里，我们徜徉在文学的海洋里，挥洒着青春的激情。这里，曾经是文学园地《新绿》的

创建地，曾经是“北方六友诗社”诗人们激扬文字的舞台。就是在这个神圣的殿堂里，我们插上了知识的翅膀，怀揣着从教报国之梦，让理想化作宏图。

沐浴在恩师的雨露中

1980年的东北师大中文系，师生际会，青春焕发。蔚成大观的教师阵容，使中文系享誉省内省外。

毕业四十年，忆起当年东师中文系老师的讲课水平，用“泄天地之秘笈，撷经史之菁华，语带烟霞，韵谐金石。解颐语妙，常发班管之花”来形容，绝不溢美。

杨公骥、孙常叙、蒋锡金这些称得上中文系的大先生，因其年事高、带研忙，平时是难得听到他们所授之课的。只记得大二时听了一次蒋锡金教授讲的一堂关于鲁迅研究的大课，惜因其浓厚的江苏宜兴口音或内容的阳春白雪，让当时的晚生听来一知半解，如坠雾中。但其文化的厚实，泽被后世。

给我烙印最深的是徐有义老师，

江水泱泱，先生之风，山高水长。”

守望在同学的情谊里

1980年那个夏秋之交，我们，来自黑龙江三省一区的183名新生，走进了东北师大中文系，从此，成为一生一世的同学；从此，四年1460个日夜，同吃同住同学习，朝夕相处，甘苦与共，结下了兄弟姐妹般的情谊。“同在此屋檐，修得千年。来来去去总归缘。呼号唤兄心里暖，情谊无言。风雨也同船，何语艰难，酒与汗水共杯干。苦辣酸甜皆故事，梦里家园。”这是1984年毕业前我填的一首《浪淘沙》词，虽很浅陋，却是我对大学同学和大学生活情感的真情流露。

1984年7月，夏风温柔，夏雨浙沥，曾经朝夕相处的同学，挥别校园，各奔天涯。从此，180多名同学像180多颗流星，散落在茫茫的五湖四海。“夕夕旦旦，执着执着，忙忙匆匆茫茫。四载白驹过隙，怎堪思量？当年相逢萍水，悔如今，蹉跎时光。鼓声响，更漏急，夜半打点行装。八尺热血儿郎，但厮守，不愧兄弟一场。险远江

湖，冷酒可温情肠？东门折柳，却无言，泪流千行。且还语，苟富贵，如何相忘。”也许，这首《声声慢》更能代表我当年毕业时的真实感受。

挥别四十年，一吟双泪流。作别校园后，我们恋爱、结婚、生育，完成了一个个人生的规定动作；步入社会后，我们入职、守业、修身，答完了一张张立世的必答卷。四十年漫漫长路，一路走来，我们，依循东师精神，谨遵母校校训，温不增华，寒不改叶，用行动实践着仰不愧天，俯不愧地的人生信条。

星移斗转，世事漫漶，在那些分离的日子里，我的大学同学们，不管飞得多远，飞得多高，总是能透过遥远的时空，彼此深情守望。

1985年，毕业后的第一年，80·1班留校的李新风、李耀新、杜忠义提议办一张班级学友联谊报。那年，在狭窄闷热的寝室里，三个单身汉挑灯夜战，搜集资料、撰写文稿、刻画蜡纸、油印发寄，一张张散发着墨香的小报很快飞到了全国各地同学的手中，给离别后的同学带去了一阵阵惊喜，像一把火点燃了同学内心的激情。就是这张小报，一办就是14年，出版了12期。她就像一条金色的纽带，把分散各地的同学们紧紧地维系在一起。此后，我们又相继出版了《大学同学》《风流1980》两部以东师中文80级同学毕业后学习、生活、工作为主要内容的出版物，被定义为“一群八十年代大学生的生存实录”。

就是在这份情谊的守望下，四十年间，不管天涯海角，山高路遥，同学间的聚会从未间断。找点空闲，找点时间，带上笑容，带上祝愿，奔赴母校，回家看看。五年一小聚，十年一大聚，似成制度性设计而被大家自觉遵守。

近年，随着职业生涯的结束，同学们大都开启了退休生活模式。夕阳西下，倦鸟归巢。抱团养老，抱团取乐，已经成为我们的共识；互相关怀，互相陪伴，正在被我们躬行享用着。

静湖扬波，柳园飘香，“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”。啊，东师母校，四十年前的七月，我们从这里走出，今年的七月，我们将回到你的身边。树高千尺，叶落归根。我们，离家已久的游子就要回来了，让我再一次看看你，看看你那美丽的容颜！